

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

晚安， 张爱玲

张迷
☆珍藏版

Wan an zhang ailing

晓松溪月
著

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。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，一个大都市倾覆了……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。

——《倾城之恋》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这是一部让人伤感的张爱玲传记，
这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末日传奇。

一个女人的万念俱灰，
往往是从一场爱的灾难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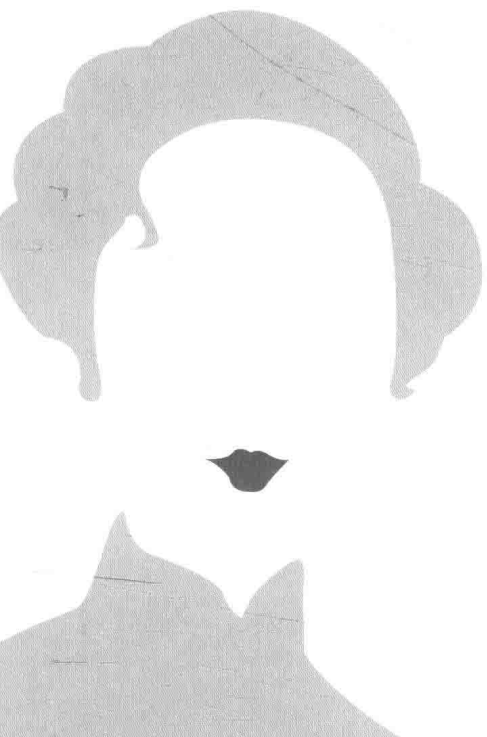


晚安，
张爱玲

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

张迷
珍藏版

晓松溪月
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安,张爱玲: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 / 晓松溪月著.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13-5938-4

I. ①晚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张爱玲(1920~1995)-生平事迹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03165 号

晚安,张爱玲: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

著 者 / 晓松溪月

责任编辑 / 文 喆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67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/16 字数/173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5938-4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序言

花落花开自有时

那年她 35 岁，只身来到美国。原本，生活之于她只是孤独的远行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终点。她是乱世中的浮萍，风往哪里吹，就往哪里游。

在墨香如烟的文艺营，他优雅的谈吐，绅士般的笑容，犹如一抹碧波划开海面上激荡绵延的涟漪。在恋父情结强烈的熏染下，她爱上了这个比她大 29 岁的男人。

这本就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又是一次陌生的苦旅。可自遇到赖雅后，她再也不感到孤独，甚至寻觅到此后生活中另一番韵味——爱情。

但梦想之于张爱玲，亦未从爱情的旋涡中丧失。她渴望实现小小又执着的梦，渴望赢得世人浅浅的赞誉。所以，在一次次给美国出版社的投稿中，她有过欣喜，也有过绝望。

有过放弃，也有过重生。

她一人踏上飞往台湾的飞机，于万般困难下拜访张学良，只为写成一本《少帅》惊动四海。又奔赴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，换来零星的稿酬，养活一贫如洗的她和卧病在床的丈夫。

张爱玲像放风筝的人，一手拉着线，一手握着线轮。飞扬天空的是梦想，握在手中的是爱情。所以，赖雅最后一段时光，在女儿抛弃、亲人疏远的状况下，只有张爱玲守护身边，为他穿衣喂食，不弃不离。

1967年4月，赖雅瘫痪两年后病死床榻，他没有举行葬礼，而是在张爱玲的音容笑貌中奔向开往天国的列车。那年，张爱玲47岁。

1995年9月8日，张爱玲在一声嗟叹，半世流离中，结束了75年的浪漫生涯。花开之时她还是一位遗世独立的少女，花败之时又带着满腔热血孤独而去。

她是张爱玲，在文坛经得起时光打磨，在红尘留下连篇累牍的一代才女。

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章
【001】 乱世浮萍，何处安生

1. 海上生日月，天涯作别离 / 003
2. 秋风悲漂客，再见胡适之 / 014
3. 欢娱文艺营，误怀良人子 / 031
4. 人老风华歿，爱情终于此 / 048

第二章
【061】 漂洋过海，遗世独立

1. 一梦三生叹，美人已暮迟 / 063
2. 擦肩千万人，不见慈母衣 / 072
3. 情种花甲君，浮华烟云稀 / 081
4. 今生不相负，来世长相忆 / 093

目录

第三章 文化苦旅，东方寻梦【105】

1. 著书少帅传，誓登青云梯 / 107
2. 台湾生臭虫，命运或成痴 / 127
3. 不忘梦归处，轻利重别离 / 142
4. 赖雅卧病榻，驻校迈阿密 / 154

第四章 鸳鸯失伴，离别今生【173】

1. 君逝天涯远，孤岛恬然姬 / 175
2. 迟暮夕阳红，清辉洒蝉翼 / 191
3. 青丝倏成雪，流光漫吟诗 / 209
4. 一袭华美袍，质洁还洁去 / 228

后记【245】

第一章

乱世浮萍，何处安生



1. 海上生日月，天涯作别离

胡兰成说，她喜欢在阳光漫洒的清晨用透明玻璃杯泡一杯红茶。然后，躺在茵茵青藤下的长椅上，一个人长时间缄默不语。

彼时，流光从记忆深处开了花。她喜欢看向遥不可及的天空，或是低下头俯视一只只穿梭往复的蚂蚁。

年轻时的张爱玲，像极了刚沏好的红茶。

她出身名门望族，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，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爱女。

在良好家庭条件的熏染下，她从小就热衷于读古典文学作品，也擅长绘画、钢琴和英语。

那些在墙壁上斑驳了的时光，一片片剥落了她的青春，一片片剥

落她的过往。

二十多岁，她踏着矫健又青涩的步伐初涉文坛。凭借一部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的短篇小说，在世界大都市上海一炮走红。

随后的时光里，她的每一次落笔都惊艳了文坛，每一次发表都绽放了青春。她宛如万花丛中盛开的牡丹，带着淡雅迷人的香味，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。

从此，她开始游弋于文学的海洋中，笔耕不辍，写下不可胜数的佳作。然而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人。一样的才华横溢，一样的放荡不羁。

他叫胡兰成，比张爱玲大 14 岁。

如若他不是夕阳倾泻下的紫藤椅上看了那篇《封锁》，也许他至今都不可能认识张爱玲。然而正是那一次巧合，才使他发疯一样地追寻她的踪迹。

从一页页跳跃着热情与浪漫的短篇故事，一直追寻到她的住所——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。

在命运的拼凑之下，他们见了面，并于黎黑的长夜中畅谈了五个多小时。

她爱上了他的拘谨含蓄，他爱上了她的冷傲情深。

然而，爱情之于他们不过是天涯边来往的鸿鹄。

在鲜花烂漫的季节里，于最美的年华相逢，又于最难以割舍的年纪别离。

胡兰成的爱来得汹涌，去得急促。

他爱张爱玲时曾说：“我只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，一件事，是

关于张爱玲的，皆成为好。”不爱她时，却一边勾搭年轻的寡妇范秀美，一边用张爱玲的钱养护士小周。

于张爱玲来说，当爱上一个人时，她曾付出全部的真心。掏心掏肺，哪怕明知被骗，也心甘情愿。

然而，时间久了，千疮百孔的心也会碾碎成泥。

她终究做出了抉择，离开胡兰成占据的堡垒，寻找另一片充满阳光和爱的岛屿。

分手时，张爱玲给他留下一笔丰厚的钱财，并写信说：“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。这次的决心，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，彼惟时以小吉故，不欲增加你的困难。你不要来寻我，即或写信来，我亦是不看了的。”

离开了胡兰成，她仿佛脱离了黑暗的束缚。在泪和恨的翻涌下，她写下了《十八春》、《小艾》等作品。

1952年，张爱玲乘着轮渡划过绵延的海岸线，来到香港。

她深居简出，为香港“美国新闻处”翻译了很多外国名著，也在空闲的时间里博览群书，以消磨一个人沉闷无趣的时光。

1954年，没有了可歌可泣的爱情，小说成了她此生唯一的希冀。

她有过消沉，有过痛心。但想到世上还有一个执着的梦，还有一个未完成的理想，她突然又从迷茫中清醒过来。

这一年，她34岁，不老，也不再青春。

1955年深秋，黄昏渐近，夕阳晚照。

张爱玲一个人踏上奔走异国的征程。她还不知道，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，生活又将带给她怎样的挑战。上次离开，也是同样的黄

昏。但不同的是，那时她风华正茂，满怀一腔热血。至少远行，终究有回来的一天。

而今，当她坐上“克里夫兰总统号”的轮渡，遥望愁云凝重的海陆。突然，几分失落，几分感伤。虽然要去的地方是美国，一个世界上很发达的国度，但那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浪漫唯美的文坛，更没有志同道合的笔友。她想起生死未卜的以后，就觉得像是无形间被放逐，到另外一个地方流浪。

站在甲板上，扶着粗壮的桅杆，她的心被黑如暗夜的潮水吞噬。在清风徐来的时刻，她忽然想起爱因斯坦临死前说的话，一字一句，仿佛针扎。

——如果一个人在 30 岁之前未达到科学上的成就，那他永远都不会有。

永远都不会有？

她如今 35 了，已过了 30 岁。文学上依旧庸碌无为，未有拿出手的成绩可言。一辈子就这样沉沦下去，做一个流浪海外的漂客？

她不甘心，也不愿服输。

张爱玲一直固执地认为，美国将是她实现梦想的舞台。不假时日，她可以载誉而归，不用再躲躲藏藏。而世上的人，也终将抬起头来看她，不再是贬到尘埃里的蔑视。

不过，有一件事还是挺让张爱玲开心的。她即将离开之时，宋淇夫妇来到渡口送她。黄昏的秋风吹起张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，在一声声泪语的告别中，她渐行渐远，而宋淇夫妇仍旧在原地遥遥相望，传达着无尽的思念。

大海，黄昏。

一生有多少梦被揉碎在遥远无垠的海岸线？连同她小小的执着，一起随着海鸥漫过波澜不惊的海面。

她从没想过，当签下难民法后，自己将如何过活。“克里夫兰总统号”并非一个“游轮”，它承载着张爱玲一生的命运，如今若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1953年，美国曾颁布了一条法令，也就是世人常说的难民法。张爱玲，正是在危急关头，于查理德·麦卡锡的担保下，签下了主宰她一生命运的合约。从今而后，她要长居海外，永生永世留在美国。

彼时，梦也好，泪也罢，忘不掉的，忘掉的，都已不重要了。

遥望远方，湛蓝色的是海，赤红色的是天。浮华的红尘早已将她的心掏空，所剩的不过是还能经受住风吹雨打的躯壳。

一阵长叹后，她闭上眼睛深吸大海的气息。蓦然，清爽、舒适，一切忧愁都随着轻飘的浮云渐行渐远。

回到船舱后，张爱玲心中忽然泛起了太多的渴望。她铺开一张崭新的信纸，决定要和最好的朋友分享一路上的喜悦。信的开头，她亲切地写道：“亲爱的文美。”

但写完称谓后，她却突然止笔了。一声浅浅的抽泣，不响，也不沉闷。好像船外泛起的海花，那样轻，又那样漫不经心。

原来，虽然刚刚离开，她却已经止不住地想念了。

这封信从离开香港写起，走走停停，断断续续，一直写到美国。每到一处地方，每见一幅画面，每遇到一个人，都成了她和文美最美好的谈资。就这样，一封洋洋洒洒近六页的信，被张爱玲生动地写下。

她颇有感伤地写道：“也许你会想我是受惊吓，怕许久不写信你就会不回信，所以赶紧写了来。事实是有许多小事，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，趁有空的时候就写下来。你们一切都好？代替双十节的放假，出去玩了没有？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，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，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。”

1955年10月24日，张爱玲收到了邝文美给她写的信。在墨香犹存的信纸上，仍旧跳跃着文美一声声叮咛。她在百感交集之下，竟有说不完的激动。顿时，她觉得美国也没有那么远。因为大家都在牵念着她，纵使天涯海角，也有一种灵犀。

张爱玲的心是炙热的，仿佛冬天洒过的阳光。越是寒冷，越是温暖。她和宋淇夫妇相交二十多年，彼此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想来，也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旅程。

后来宋淇曾回忆说：“廿几年过去了，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，我们偶尔翻阅，读到那些富于‘张爱玲笔触’的字句，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。”（资料来自于宋淇《在香港》，《永远的张爱玲》，P211）

1955年11月，“克里夫兰总统号”在美国的旧金山入境。她下了船后，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一座城市的繁荣，就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潮，乘船到了旧金山50号码头。然而，她没有休憩，又坐上异域风味浓厚的出租，来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——纽约。

在繁华的纽约，她看到了耸立的高楼，看到了喧闹的港口，看到了错落的街道，也看到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汽车……

虽然很美丽，也虽然被繁华充斥着，但却透露着美利坚文化独有的符号，可这并不是她想要的。所以，一向外冷的张爱玲很自然地认

为“一切都是别人的，与我无关”。

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她遇到了一群陌生的人，也开始了一段陌生的生活。然而，炎樱的出现，就像一朵梅花悄悄在寒冷的冬季送来一抹暗香。

在美国初次见到炎樱，张爱玲仿佛被青春上身，蓦然想起在香港上大学时的点点滴滴。那时两个人一块嬉笑怒骂，又一块天南海北地胡侃。她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熟悉的校园，进而辗转到远离亲朋的海外。也未曾想到，多年后的相见，竟早已被时光狠狠欺骗，彼此已然人近中年。

被晨曦萦绕的炎樱是开朗的，仿佛一个没有经历过沧桑、落寞的孩子，随处可见朗朗的笑容。

而她呢？

命运好像总爱与她开玩笑，让23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应讖成真。12岁时，张爱玲写过一篇《不幸的她》。

文中大体上说，一对相亲相爱的姐妹，阔别十年再聚首。然而物是人非，她们不再风华正茂，也不再秀丽俊美。岁月的洗礼终让一个人幸福美满，另一个人飘零无依。所以，当一切华丽地谢幕之后，炎樱生活得很快乐，她却独在美国流浪。

现在，她就是那个无处安身的飘零客。

因此，张爱玲是感性的，对于往事，她有自己独到的回忆方式。不论朋友也好，亲人也罢，都在她回旋往复的思念里轮回。那些老去的年华，不仅没有从她的心田中洗涤尽，反而像酿成的美酒，飘来醇美的香味。

张爱玲初到纽约之时，还没有地方栖息。所以，暂时投宿到炎樱家中。在她的眼中，寄人篱下的滋味是极其不好受的。虽然她和炎樱关系很好，友谊也平淡中见真情，但张爱玲的性格是独立的，当年和姑姑住在一起时，她们就很经济分明，况且是住在朋友家，并未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。

她在心中挣扎和乞求：我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，需要一处僻静的院落，而非在他人屋檐下过活！

直到后来，张爱玲找到了一间职业女子宿舍。虽然房子很破旧，天天被形形色色的贫困女人环绕，但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她觉得还不错。

张爱玲满怀一腔热忱来到纽约，准备找好时机大干一场。没想到，在炎樱家住了一星期后，却等来一个极其振奋的消息。

炎樱要带她去见胡适，一个在中国政坛和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。

1949年4月，曾经在中国政坛显赫一时的胡适黯淡了光彩。

他不再过问时局动荡的政事，也乘着豪华的客船，在碧海蓝天下，随着一群追求自由的海鸥来到了美国。

曾经有多少豪情壮志被揉碎在浮藻间，沉淀成了彩虹似的梦？

如他，一身才华和思想被埋没，只得远渡重洋，从此开始了飘零闲居的生涯。

早年，他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，多少政界、文化界的人视他如恩师。抗战以后，他又担任驻美大使，集万千骄傲于一身。

而今，繁华荣耀转瞬即逝。

他丧失了挥金如土的钱财，也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官衔。